

读书

谈风霞 著

种子

作家出版社

读

谈风霞 著

书

种子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书种子/谈风霞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1
ISBN 7-5063-2501-2

I. 读… II. 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1698 号

读书种子

作者: 谈风霞

责任编辑: 姜 琳

装帧设计: 程 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0 千

印张: 11.25

插页: 3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501-2/I·2485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谈风霞

女，29岁，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等课程，在写学术文章之余，倾心倾力于文学创作，曾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

如果你痴迷学问，那你是一颗幸福的读书种子，但你也许会有别的痛苦。

如果你追求学历，那你是一颗痛苦的读书种子，但你也许会有别的幸福。

既然你选择做一颗读书种子，那么无论幸福或痛苦，总会开出你自己的花朵。

“弟兄们，花姑娘的来啦，快上山啊！”玩主陶冶经站在含英楼 504 窗口，举起一支小喇叭对着上下左右前后呜拉呜拉吹一圈。这喇叭是他看足球赛当啦啦队用的，而今晚号召大家去参加的则是欢迎新生的研究生联谊会。他知道老生们往往不屑于此类“幼稚”的活动，宁可蜗居斗室闭门学问，所以他临走前出此下策，轰轰烈烈地给楼里的高才生们尤其是那些光棍汉们“提个醒”，要知道今晚的演出还有他的拿手好戏，没有熟识的人捧场不就更太无味了吗？陶冶经看看楼里没有多大动静，又余兴未尽地吼了一嗓子：“不怕学业忙，只怕感情荒。嘿，只怕——感情荒！”

对面咀华楼 503 的窗子砰地打开，四川小辣椒李晴探出头来。“你哪是怕感情荒，分明是赤裸裸的性饥荒！”闪电般地说完又打雷般地关上了窗，表示战争到此结束。

陶冶经一愣，旋即又得意起来，有回应总比没有回应强呀！他又举起喇叭，把“性饥荒”的感觉淋漓尽致地发挥一番。忽然看见研究生公寓门口已经有三五成群的男女生开拔，他立即扔下喇叭，风风火火地冲向校园里北山上的青藤园。

“让青春在此飞扬，让梦想在此疯狂——研究生中秋迎新联谊会”。一条横幅高挂在山顶的两棵松柏间，葱茏的绿树将那几个白底红字衬得非常突兀，突兀得几近张狂。黄昏时分，当一盏盏路灯次第开出雪亮的花，一款款美丽的花裙也姗姗而来，轻巧的欢笑随之袅袅娜娜地像炊烟般升起，飘向一旁打打闹闹的男生们，而这大大咧咧的一群也不时大胆地留意几眼“炊烟”升起

处。头顶上，一丛丛藤叶爬满了横梁，在清凉的晚风中幸福地呢喃，感受着这些天之骄子们四处洋溢的自豪与喜悦。今夜，山上的青藤园不寂寞。当优雅的音乐响起，恍惚疑是天上的伊甸园。

“多么浪漫的开始啊。”初来乍到的女研究生们兴奋的眼睛里互相传递着朦胧的赞叹。来凑热闹的二、三年级的老生们则是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投向师弟师妹们的目光中闪烁着一丝嘲弄：“不要感觉太过良好！”似乎他们早来了一两年，就已经历尽沧桑，至少在表面上努力表现出长者气概，否则何以当得起师兄师姐呢？陶冶经扎在老生堆里，和几个男生肆无忌惮地打量新来的淑女们，对她们指手画脚、品头论足，什么这个“条儿”（身材）行“盘儿”（脸容）不行，那个“盘儿”过得去但“味儿”（气质）又太差，为了打的高低不一的分数几个人还争得面红耳赤。

“你们无聊不无聊？也不怕玷污了研究生老大哥的身份？”旁边一个漂亮女生听着他们的议论，恼怒地一甩染得金黄的披肩卷发，又掏出化妆盒看看粉扑的是否均匀。

陶冶经满脸堆笑：“艾阳你放心，那些女生再美也不能跟你这‘烟花’媲美啊。”

“去你的！”艾阳啪地盖上粉盒上的小镜子，又甩甩那头惹眼的金发，甩出来一串得意的笑容。“烟花”，即研花，研究生中的花，艾阳的漂亮就像烂漫的烟花一样让人眼花缭乱。

今天是中秋，月亮还没有上来，天气预报的消息是晴朗，想来老天爷应该成全这些骄子。校研究生会主席方达风度翩翩地出场了，“尊敬的领导们，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他力求说得字正腔圆，但鼻音很重，又带着官腔，听起来很不能深入人心。

掌声稀稀落落。有人在撇嘴：“为什么一定首先是领导？晚会是为我们开的呀！”这第一句开场白太官方化，本科新生也许

还会激动地热情鼓掌，而“研究生”这个身份的获得却似乎在无意中赋予他们一个“研究”的习性，他们已经不喜欢流俗，不喜欢像许多本科生那样满足于做一只“快乐的猪”。而且，似乎有意识地开始以反叛的姿态来与自己混沌的过去划清界限。

方达理了理扣得端端正正的领带，他每到抛头露面的正式场合都这么一丝不苟。天气有点闷热，他开始后悔在宿舍没听陶冶经的劝告：“不要太正经，这次晚会是奉献给孩儿们的，亲切些好。”尽管心里同意陶冶经的说法，但是想到届时光临的领导，他还是系上了这条红色斜条纹的领带。他瞥见陶冶经这小子在一旁跟女生打情骂俏，时而丢过来一个嘲讽的鬼脸。草草地致了欢迎词，方达便请参加晚会的校领导“讲话”。一个本来十分自由轻松的联谊会却安排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开头，未免让人扫兴，研究生们心不在焉地温习着已经在开学典礼上传达过的种种教导。“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在这里群英荟萃……”校长拿着稿子的发言虽然缺少激情，但还是激起底下唱起了一高一低的二声部：新生们“噢——”，老生们“嘘——”，这位校长文科出身，感觉到了研究生们的情绪，放下稿子，环顾四周，开始了即兴演说：“请允许我借用三国时曹操的《短歌行》来表达我的心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故瑟吹笙。’我们学校的研究生公寓叫‘含英楼’和‘咀华楼’，我们已经老了，希望你们这些青青子衿英华辈出，能像这座青藤园一样郁郁葱葱、欣欣向荣！”谁也没想到教条式的发言最后冒出这么动情的诗一般的结尾，掌声顿起。头顶上，青葱的藤叶簌簌作响，似乎也在鼓掌。

卸去了过于庄重的开头，轻松活泼的联谊晚会迅即开始飞扬。文娱表演，主要由师兄师姐们奉献。一曲声嘶力竭的《朋友》首当其冲，物理系的新生们为他们那位唱得死去活来的师兄

大声喝彩。

“瞧，还没入门就已经有‘门户之见’啦！”中文系的艾阳对陶冶经咬耳朵。矮矮胖胖的陶冶经胸有成竹：“那是朴素的阶级兄弟情。别担心，我们系的群众基础更加广泛！”在W大学，中文系是资历最深、人数最多的大系。

中文系老生献给师弟师妹们的见面礼是《红楼梦》的改编版《青楼梦》。古代文学硕士生陶冶经既是编剧又当导演，并亲自扮演纨绔子弟贾宝玉，现代文学专业的艾阳扮演薛宝钗，林黛玉一角由现代汉语专业的林玉凑数，选她只因为其姓名和剧中人名只差一个字。三人一亮相，就笑倒了全场。本该端庄守礼的宝钗如今浓妆艳抹还染了一头卷曲金发，原来绫罗绸缎的贾宝玉而今只套了一件破烂的圆领T恤摇一把大蒲扇，而孤傲高洁的林黛玉则是春光外露的超短裙打扮。新版剧情更是与原作背道而驰，贾宝玉热衷仕途，考中状元后出任国子监的政治学博导，薛宝钗则是经济学博士，后又升格为贾博导的贤内助，两人通过政治学和经济学联姻，把持了国子监的学科裁定大权。从西洋留学归来的黛玉出任社会学博导，把贾、薛二人的假学问揭得体无完肤，让国子监充满自由平等开放的人文气息。三人周旋于学术和情场之间的琐琐碎碎，尤其是那头头是道的学问术语，更是活灵活现、讽刺辛辣。中文系新生对学长们这种颠覆性创意报以热烈的哄笑，这年头，似乎越颠覆就越新潮、越时髦。

过了一把瘾的陶冶经春风得意地走回座位，对一位皱着眉头的高个子拍拍肩膀：“嘿，铁马，我还以为你临阵脱逃了呢！别哭丧着脸，不就是一个‘改编’嘛，不会亵渎你心中的经典！”

“怎么能用《青楼梦》这个题目？你难道不知道‘青楼’是什么意思？”马塞北沉着脸。

“哎呀老兄，青楼女子都知道，难道连青楼会不晓得？我是

别出心裁，用的可是一代奸雄曹操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之典故。刚才校长不是说了吗？研究生是青青子衿！再说，你看我们那两栋研究生公寓楼，楼身不是刷成绿色的吗？我起这个名儿可是煞费苦心，可谓一箭双雕，还可以借古讽今。你呀，就别恪守那些‘经典’了，经典到这个时代也会贬值而且变质的。快，该轮到你上场了！”陶冶经推了马塞北一把，“铁马，可别太酷啊！”

马塞北，生物系三年级博士生，因为他长得高大帅气而且个性不同一般，陶冶经才给了他一个很英气的昵称——“铁马”。他今晚表演口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口哨是他的绝活，同宿舍的陶冶经没经他同意就把他“出卖”到了表演的“黑名单”上。“铁马你要是不去，就表明你对新来的孩儿们没有欢迎的诚意。”陶冶经总爱倚老卖老地把低年级学生叫做“孩儿们”，仿佛只有他是齐天大圣。如此，马塞北只得来对“孩儿们”表示个诚意。他往场中一站，也不说什么“献丑”之类的客套话，深吸一口气，嘹亮的口哨声便腾空而起。他手插在裤兜里，抬眼望着梁架上浓密的藤叶丛，吹出的调子宽厚又悠远，略带些深沉的忧伤，像夜鸟一样在头顶流连飞翔，当它缓缓降落，马塞北轻轻一鞠躬便下了场。

“好！”这次的掌声更为暴涨，夹杂着男生的口哨，女生的尖叫。尤其是一帮小女生们，目光追随着这个气宇轩昂的身影，崇拜得五体投地。连“烟花”艾阳也不由得直敲陶冶经的脑袋：“酷！酷毙了！”陶冶经拨开她的手：“喂，注意形象，男女授受不亲啊。我告你，你可别打他的主意！”艾阳一撇嘴：“稀罕！”可当马塞北走到跟前，她还是万分热情地递上了一罐正准备自己喝的可口可乐。马塞北谢绝了，陶冶经一把夺过牛饮了一气，“你怎么就不给心爱的宝兄弟喝呢？”气得艾阳直翻眼睛。

主持人在报下一个节目，马塞北打算离开，突然会场响起了一片哄笑声，而且有人往他这个方向看来看去。陶冶经拽住他，神秘兮兮地说：“别走，听听，下面有人要唱‘我爱你，塞北的雪’呢。”原来如此！是谁寻开心，把这个歌曲紧排在他的后面，故意造成这种起哄效应？马塞北有些恼怒，但他也想看看是谁在这样一个流行歌曲满天飞的时代会选择这样不合时令的老歌。

场上站着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三十岁左右，一袭淡紫色的裙装显得高雅大方，显然她也为刚才无聊的起哄有点窘。“我爱你，塞北的雪，飘飘洒洒满天遍野……”谁都没想到这样宽阔甜美的歌喉竟来自于那样一个纤细的女子，她亭亭地站着，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马塞北站在她的正对面，透过她安详的眼神，仿佛看见了眼前飞舞的片片雪花。“你用白玉般的身躯，装扮银光闪闪的世界，你把生命融进土地哟，滋润着返青的麦苗，迎春的花叶……”他静静地听着，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纯净的歌曲了，也许是她的年龄和修养带来了不同于那些小女生的品位吧。而他马塞北，硕士毕业两年后再读博士，比起应届的年轻学子要深沉许多，周围研究生群中充斥着许多太滥情太浮躁的东西，他不屑于掺和。这一刻，在她温润的歌声里，马塞北感到夜色也在随之宁静而安详地流淌。

一曲终了，马塞北也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陶冶经拉拉他，“嘿，没白来吧？这位特邀嘉宾可是中文系新来的博士后，梅疏影，听说她在C大学已经是硕士生导师了呢！还徐娘半老呢不是？”一旁的艾阳醋劲又上来了：“可惜啊，学问得意情场失意！人家是因为离婚才来读博士后的，还带着个小孩呢。”马塞北无意于这种对话，跟陶冶经打声招呼就先走了。身后是一曲男女生对唱情歌《知心爱人》，女声软绵绵娇滴滴，才唱了一句，便有许多男生开始鬼哭狼嚎地叫好。马塞北挤出人群，挤出这一群冲

着学位、也冲着“知心爱人”考进来的“藏龙卧虎”们。

在山脚下，马塞北碰见了从另一头下山的梅疏影。她牵着一个小男孩的手，正在教他认识路边的花草。

“妈妈，为什么这些白色的小花到晚上就收拢起来了？”

“因为他们玩了一天累了，要睡觉啦！”

“那么，他们早上几点钟起床呢？”

“太阳公公起来以后就叫醒他们呀。”

“他们早饭吃什么呀？”

“露水。”

“哦，难怪他们颜色这么白！他们也要上幼儿园吗？”

“唔。当然。”

“怎么去呢？坐车吗？”

“这个……”梅疏影没想到小孩子竟然会打破沙锅问到底，一下子卡壳了。

马塞北听着母子有趣的对话，忍不住笑了。“来，我告诉你，小学问家！”马塞北站到小男孩前面，“他们呀，坐着阳光的飞船去！”

“哇，妈妈，要是我也坐飞船去幼儿园该多棒啊！”

梅疏影也被逗笑了，看着突然冒出来的大高个儿，说：“谢谢你美妙的回答。”

小男孩抬头端详面前的大男人，突然高兴地叫起来：“嘿，你是口哨！”

“历历，不能这么没礼貌。叫叔叔。”

马塞北蹲下身，对着历历又吹了两下口哨，“你会不会？”

历历鼓起腮帮，可是门牙掉了一颗就漏风，努力老半天，吹出的是“呼——呼——”声。

三个人都笑了。梅疏影真心地对马塞北赞叹：“你的口哨非

常美！”

“你的歌也唱得很动听。”马塞北和他们一起往前走。

梅疏影淡淡一笑：“没办法，我是身不由己，所谓‘特邀嘉宾’只不过是象征符号而已。”马塞北懂得她的意思，因为博士后不属于研究生系列，但它又是博士们未来的一个荣誉性出路。

“你是塞北人吗？选那首歌。”

“哦，不是。我是江南人。”

“因为不是，所以向往？去过塞北吗？”

梅疏影摇摇头，忽然想到了吹口哨的他的名字，脸微微红了一下，“不好意思，我没想到他们这样安排……”

“可能为的是‘过渡’自然吧。请问你的名字是‘疏影横斜水清浅’的疏影？”

梅疏影又是淡然一笑，笑声平和而宽容，不是小女生们的那种娇笑。“很诗意，是吧？我该感谢父亲给我起这么一个好名字，可惜，我的水平也止于了这份‘清浅’。”

“你谦虚了。不过我倒觉得有一份‘清’就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而且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至少我对此心向往之。”

马塞北的理解让梅疏影心里一动，她转头看去，正好碰上马塞北的眼睛，他的目光很清朗，属于那种善于思想者、目标明确者甚至曾经风霜考验者才可能有的清朗，一般的研究生往往目光茫然或意气浮躁。马塞北感觉到她的眼睛在寻找刻在他脸上的“沧桑”，便打趣道：“是不是你们研究文学的总爱先‘考证’典故？”

梅疏影笑着反问：“你们学生物的不也要注重考察以验明正身吗？”

短兵相接，旗鼓相当，两人不由得相顾莞尔。梅疏影微微叹

息一声，“我起先读的并不是中文专业，而是哲学。”

“很好啊。文学里隐含着哲学，或者说哲学可以借文学来表达。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不是通过孔孟、老庄等人的语言或文字流传下来？你看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文学和哲学已经融为一体了。文学因为有了哲学的血脉而深刻，哲学因为有文学的形态而具体。把文哲打通，会使人的思维更加健全，既丰富又深邃、还有弹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你的选择！”

马塞北引经据典的分析让梅疏影大为惊讶和感动，某种程度上讲，她当初就是这么想才这样选择的。不过她没想到学生物的马塞北能说出这样一番精辟的话来，不由得顿时对他刮目相看。

马塞北读懂了她的眼神，赶忙笑着解释：“忘了告诉你，我本科学生物，硕士读中文，读博又是生物。你一定很奇怪，怎么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

“这不难理喻，文学是积淀人生修养、陶冶性情，而科学则可以解决实际问题。文武双全，此乃最佳组合。我着意培养历历的文学修养，但将来则让他学理工科。哎，历历——”他们一路谈着，孩子落在后面弯着腰不知看草丛里的什么，听见母亲的呼唤，跑了过来。“告诉叔叔长大了你要干什么？”

“造飞机！嗯，还有——阳光飞船！”历历仰起小脸得意地看着马塞北。

“呵，有志气！”马塞北一把抱起小家伙举到半空转了个圈，“飞啦……”

历历咯咯地笑个不停，“以前我爸爸常这样让我飞……”他看见妈妈的脸色沉了下去，便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聪明地转移了话题，问马塞北：“叔叔，那你是干什么的？”

“叔叔没有你的志向远大。你在天上，我在地下，只是研究研究植物。”

“那很有趣呀！我也喜欢花啊草啊什么的。叔叔，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刚才发现小草在跟小虫子说话呢！”

“你什么时候通草木语言了？”梅疏影爱怜地拍拍历历的小脸蛋。

“你还别说，小孩子的想象力往往让人惊叹。想想我们的研究生吧，理科生有多少具有创造性思想？文科生又有多少具有活跃的想象力？人云亦云，亦步亦趋，随波逐流的，太多太多了。他们总是满足于固守导师们的江山，乃至于墨守一些成规。”

“是啊，这跟当今的制度、风气有关……”

“瞧，今年又招了那么多新生，扩招的流弊不断恶化，一个导师带七八个，上课时则几个导师的弟子在一起，一拨子几十个人坐得跟本科生似的洗耳恭听，哪里还有我们当初读硕士那样的耳提面命、如切如磋？更何谈因材施教？人多则会滥竽充数，导师没精力管也懒得管，学生不知道该怎么学也懒得学，大有‘草盛豆苗稀’之势。听听现在研究生们管导师叫什么？——老板！赤裸裸的商业化牟利。校长把研究生宿舍命名为‘含英’‘咀华’，又有多少人把自己当做‘英华’来‘含咀’？在我看来，干脆实事求是，改名为‘荆棘园’，这里荆棘丛生，需要披荆斩棘才能有英华的生长！”

梅疏影在C大学已经担任过一年多的硕士生导师，对当今研究生状况有所了解，因此颇有同感：“是啊，想当初我们读研的时候……”

两个在扩招大潮汹涌前毕业的老牌研究生沉浸在“想当初”的回忆里，谈兴越来越浓，也越来越契合。马塞北说起了以前读中文时的硕士导师。

“巧了，我也是由韩江霖老师指导。”

“那你非常幸运！在我们W大学，韩老师虽不担任呼风唤雨

的要职，却是校园里一道光风霁月、让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当然，他不同于20世纪初期北大校园里拖条灰白辫子、戴顶黑瓜皮帽、落拓不羁的大才子辜鸿铭，韩老师以其满头银发和银发般茂密的才学诗情、银发般皎洁的霜雪人格而闻名。”马塞北抬头看着夜空中露出一抹的月亮，满怀敬仰地叙说。

在滚滚红尘的大千世界里，大学校园曾被誉为纯洁高尚的象牙塔，硕士点、博士点的突飞猛进似乎更是在衬托着塔的高度，研究生们则像宝塔飞檐下的铃铛，微风一吹，便叮当作响，鸣个不停。然而，“象牙塔”的美称并不是光凭着学生可以维系的，“象牙”之“白”之珍贵，还得倚重于真正有分量的学者，他们才是塔顶的亮丽风景。倘若缺乏此道风景，那么这所大学也将大煞风景。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职演说中的一句明智之语。”梅疏影感叹。“我读过韩老师的文章，他独特的思辩理性让我非常佩服。”

“全面地说，韩老师不仅是思想性学者，还是个诗人气质的性情中人。只有感性和理性都健全的人才是完美的人。”也许是想让梅疏影更了解自己敬爱的老师，马塞北激动地讲起了韩江霖的人生故事。在异地的中秋之夜，在这样一个祈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最人情的传统节日，梅疏影悄悄地落泪了。

这个中秋，月亮只是稍稍露了下细细的眉眼，看了看地上热闹的花园，就又躲进了云层。“妈妈，下雨了！月亮不会出来玩了，真没劲！”一路走一路看天空的历历嘟囔起来。

他们正走过流韵湖，湖边是一片小树林，树叶上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有两三对恋人疯笑着从树林里跑出来。

“这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吗？”历历对那些充满了人好奇。

马塞北和梅疏影相视一笑，对历历说：“可能他们在玩捉迷

藏吧。”又转过头告诉梅疏影：“有人把这片树林叫‘情人林’。”

雨渐渐大起来，远处山上青藤园的舞会音乐似乎也停了，参加晚会的研究生们肯定扫兴至极。“第一次放飞，就碰到了下雨/雨水淋湿了我的翅膀……”有句诗忽然像雨水一样滴落在马塞北头发上，顺着发梢湿湿地流进心里。这是他和路雨琪热恋时一起朗诵的青春诗篇《四月的纪念》。多少个四月过去了，现在已经是九月了，和他一起念诗的姑娘在大洋彼岸偕着一个外国男人会不会想起今天是中秋？会不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马塞北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拉起历历，“来，我们赛跑吧。”边跑边问身后紧跟而来的梅疏影：“你们住哪里？”

“咀华楼。博士后公寓还未盖好呢……”

中秋夜，并不是所有的研究生都有闲暇或兴致去参加联谊会。当青藤园里笑语盈盈、舞姿翩翩的时候，中文系三年级硕士生田麦正疲劳地走在市中心商业区露天展销台上。

美国的“辣妹”们在音响里肆无忌惮地媚叫着，招徕观众，田麦她们五个女孩展示的是各款内衣秀。田麦走在队伍最后，踩着一字步，扭着腰肢，摆出各种娇媚的身姿，然而脸上却冷若冰霜。谁会想到这个戴着墨镜、涂着灰色唇膏、长发纷披的骨感女孩，就是W大学里那个总是梳两条麻花辫的乡下姑娘？她故意选择判若两人的打扮，是不想让那些来逛街的同学认出她。尽管商业展销模特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但田麦在心里已经判了自己的罪行——“不务正业”！她何尝不想坐拥书城潜心学业，可谁叫她是个自费生呢？一年六千的费用啊……一套又一套的名贵内衣从身上经过，人们一掷千金的疯狂购物，这二十多套就足够田麦一年的费用了。生活，对一些人显示出过分的恩赐和奢侈，而对另一些人又是那么吝啬那么残酷。